

向往古龙川

张贤春

古龙川鸟瞰



我用二十多年时间向往的一条河，名叫古龙川。最早知道中国大地上有这条川的，不是地图，估计地图上也查不到，而是一本名叫《寻找家园》的书。封面有作者半身像，长得英俊，却不认识。署名安元奎，名不见经传，其出生地思南县兴隆乡，离我有多远?亦无心询问。

我喜欢作者的散文，或许是厚重的文化气息吸引，或许是浓厚的乡土气息相通，抑或是富含哲理的语言让人回味——比如他的散文集《二十四节气》，若把“古龙川”等地标隐去，写的就是我记忆中的故乡。又如“龙川辞典”中的篇章，稍改换上我的名字，定会让“见少识窄”的人夸我将本地风物民情写得淋漓尽致。

但自从在《寻找家园》里认识古龙川，便一直向往之。读到《河水煮河鱼》时，我相信，各种谋杀和污染，已使古龙川的鱼类几近灭绝，证据是，此时我老家的河沟，污水饱含农药，似乎不再流淌，再也不像小时那样能抓到鱼了；中学时刷牙洗脸的小溪，已然干涸；工作初期洗澡的小河，不敢再涉足其中。我只想看，“河水煮河鱼”的沙滩遗址在哪里。

认识安元奎，不管是多次促膝长谈，还是电话、QQ、微信交流不断，也经常在他的QQ、朋友圈中，“悦读”古龙川两岸不断变换的四季，但都没有断了本人向往古龙川的念头。

一直捱到2025年4月30日，这一天安元奎邀请前往他的老家参加“知名作家写兴隆”采风。不管这“知名”的外延有多宽，至少他知我名，立即报名参加。

一路欣赏着云雾缭绕翠绿折叠的山野，不觉到达安元奎设置在古龙川的“龙川草舍”，众多师友在院坝，或三五成群交谈，或瓦房内外参观，房后树林中，不知是作者《与鸟同巢》的那只杜鹃，还是方宁“龙川之鸟摄影展”中的子规，一声接一声地喊着“贵客临”。

漫步兴隆老街，街不宽，《乡场》传说将大烟杆伸向街对面可借火，这至少得像我外公用来拄路打狗兼挑担那根才行。街不长吗?我觉得很长。《酒·小街·父亲》中的父亲，在街头跌一跤，并未到达街的另一头，而是另一处卖酒的摊子，站起来与熟人举杯。父亲说还没有醉，前面还有人等待他喝摊子酒。待他从另一头踉跄返家时，这条街让他耗时已从旭日东升到夕阳衔山。

我在老街转了两圈，不见年龄各异、衣服参差的人头攒动，也没有闻到牛肉汤锅的清香，《榨歌》中的油榨房，早已不见踪影。只见街坎下有条河，想来就是古龙川，河水变得平缓，没有我想象中的波涛汹涌与缓流相接。

透过竹林树枝缝隙，看到一只木船搁浅在岸上，根据作者“古龙川终于越来越浅，只容渔舟轻泛，无法通航货船”的描述，肯定不是祖父们在古龙川《走船》的那艘，但走船人驭风而行的帆船却在向我划来，长滩上那

“嘿咻!嘿咻”拉纤的号子声，若隐若现地回荡在古龙川上空。生活，依然需要像祖父们那样，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匍匐天台寺被马蹄形的古龙川环抱着，隔河远眺，寺庙位于突起山峰之巅，四面悬崖陡峭，只因林木青葱不见其形。安元奎介绍，不见其形，是因20世纪60年代破四旧中，参天古木被伐，宏伟的大雄宝殿，别致的玉皇阁，以及其他配套木质建筑，被拆毁运走。从此，香火不再繁盛。我们乘车再步行从峰脚爬上山顶拜谒时，只见断壁残碑，废弃的台基，令人唏嘘。

被当地人引以为傲的郭登敖，出生于兴隆乡天山村敖家湾，一百零四岁去世前，长期担任中华民国立法院立法委员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，不但具有较高的政治影响力，其文化著作也是汗牛充栋，影响深远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子孙中出了二十多位博士。

有人说，郭登敖家族的兴旺，得益于

江，古称义阳江。本地人辈辈相传，也有史志为证。我有些糊涂，也就是说这条河根本不叫古龙川。急忙用手机打开卫星地图，这条发源于石阡的河流，蜿蜒南来，不管是在山环水绕的境内，还是融入乌江前，尽管流经思南的地域较长，但从石阡县城开始，标注的都是石阡河，仅在思南塘头段插入龙底江之名。我猛然醒悟，古龙川之名，就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、陈忠实的白鹿原，只存在于安元奎心中，存在于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条古龙川的想象里。

我从安元奎操办的多次文学活动忽然联想到，他一生的言行，都在古龙川两岸“寻找家园”。之前是个人在寻找，后来扩展到邀请县内、周边县、市内文友参加，人数从三五人增加到三四十人。

安元奎寻找的家园在哪里呢?我想，那里应该山清水秀，鸟鸣鱼欢，丰衣足食，民风淳朴，人们不会斤斤计较唯利是图，

坑蒙拐骗尔虞我诈消亡殆尽，儿女常常陪伴老人身边，也没有天天翘首盼望父母归来的孩童……

我似乎也已看到，安元奎寻找的家园，也在慢慢重建。

政府在重建。我严重怀疑，高层或许读到了《河水煮河鱼》而猛然醒悟，文中传说的“河水煮河鱼”，或“活水煮河鱼”，或“河水煮活鱼”，在水土流失中，在“电毒炸”于各地河流开花面前，将永远变成神话，人们将面对的，是无可选择的“何水煮何鱼”。

于是，有了退耕还林政策，曾经的荒山秃岭与贫瘠坡地，重披绿装，正向着生机勃勃的绿色家园蜕变。于是，有了“河长制”，有了禁止一切捕捞的禁渔令。于是，有了让鱼有家的梯级电站开发……我相信，这里的娃娃鱼还会爬上桑树唱歌，鱼种也会繁衍到几十上百，甚至可以重现河水煮河鱼的美味。

民间也在重建。

前面谈到郭登敖父女在重建，当下的教育工作者也在重建：近年来，兴隆中学走出的学生被清华、北大等名校录取百多人。

我们隔江背对天台寺照相，脚踏庄稼地的女主人在重建：她没有责怪，对索求蕃茄苗、海椒秧的陌生人，慷慨赠予。还有倾其所有待客的乡民，让我们看到了这方水土这方人的淳朴与善良的回归。

陈波、陈兵弟兄，杨广、安东等从这里走出去的成功人士回报家乡的善举，对文化活动的资助，都是在为重建家园尽力。

安元奎，更是用毕生精力，挥洒文墨展示古龙川曾经优秀的文化激励后人传承，鞭答现代人的假恶丑让人扬弃；利用自己的人脉和资源，费神费力地寻找并重建着古龙川两岸的家园。

当然，这离他要寻找的家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或许，那仅仅是他一个人梦想的乌托邦，却不经意间成了我们共同向往的精神家园。

松桃八大碗

句芒云路



戊戌岁末，恰逢冬至，向晚会于黔东松江河畔之苗家食肆，酣畅恣意也。佳人含睇宜笑，美景悦目赏心，良友毕至，围炉把酒言欢。且谈风味人间，可谓饮食中国、大美黔菜，而独秀苗家八大碗。循古制，载史事，承苗礼，蕴苗风，传苗人精气神。集日月光华所宠之灵，撷梵天净土所孕之珍，采清风洁雨所润之物，而后蒸炒煎焖熏烧炖煮，脆爆煨煊炸卤炆酿，诚献嘉宾亲朋，色颜滢滢，异香袅袅，情意绵绵，实乃物为已悦者制，食为悦己者烹。人道是：店迎八方来客，菜品八面玲珑，主客八面有喜。

是时，茗至肴齐，琳琅满目，匠心别具。有祭祀圣食棒棒猪，有自然馈赠腊猪

豆，有细嚼慢炖豆腐坨，有松柏慢熏腊肉排，有新创秘制响水贡米八宝饭，更有社饭青郁软糯，汇林间垄上野植，混花生香干肉丁，经数番工序而成，余香绕梁三日。观之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；嗅之，清淡醇厚，各得禀赋，各具气质；品之，以酸辣甜香咸为基础五味，甜而不粘，油而不膩，苦而不涩，酸得舒服，辣得安逸，直教口服心服；悟之，大碗大量，诚心诚意，古往今来，铭族人记忆，昭先人遗训，荣与辱，甘与苦，忧思与昂扬，坚韧与超拔，实是以文化之，以食慰之，一举多义。还如众师友赞言：一物一品，安空乏之胃，解思乡之愁，

得欢喜之心，妙哉!善哉!

一声吆喝，筷动盘移，各取所喜。杯觥交错之际，忽有苗绣银衣翩然而至，环佩响，天簌起，意盈盈，几阙歌辞交换，几碗米酒劝得，莫不神迷心醉，如驾惠风花气，乘朗月清星，浮游天境。推心置腹，忧苦两忘，莫不感恩感世太平，国家复兴，民族团结，幸之，乐之，祝之。

念天地岁月之阔大，人之渺弱，民以食为天，始为果腹充饥，繁衍生息。今物质横流，常有贪一时口舌之快，穷奢极欲，生杀掠夺，莫能餍。更有甚者，生吞活剥，凶残狠恶；明偷暗盗，目无法纪；最终玩火自焚，滋生祸

患。平素饮食起居亦能遵循古训，怀抱精神，传承文明，倡天地人和者，鲜有闻矣。欣于黔东所遇，窃以为：今苗家八大碗，妙在灵活变通，五味平衡，酸辣中求柔和，醇厚中求淡雅，变化中求发展；美在大俗大雅，大善大巧，苦辣酸甜，人生百味，兼容并收，悉数藏纳；好在灵山秀水，物华天宝，一簞一食，真意真存，更贵在有承继、有创新，胸怀家国，葆有敬畏，守望天地人心，信仰万物有灵，万物共生。

品中华美食悟中华上下五千年，鉴一方佳肴会一方风俗人情，这恰黔湘渝边地美膳，民族乡间俗珍，该缘以世界天下共享。届时同看桃城地灵人朴，松柏青青，桃之夭夭，大快朵颐，逍遥人世，此乐何极!

访碑去

金磊

乙巳初春，熊志凌先生告诉我，德旺坝梅寺有好碑，作为做学问，可邀约同道去考察一下。我说溪霞山秀峰寺也不错。遂议定改日去探访此两地。

“五一”放假，我即先后联系熊先生、周小平道兄、好友金宁飞，于5月3日上午，一起直驱德旺坝梅寺。

于路，我介绍前几年在书上看到过坝梅寺的讯息，那时便有去看看的想法，一直未得其便，因缘际会，今日才与诸兄成行。

志凌说今日天气好，正好相约访碑去。我被一语惊醒，大呼这个“访”字用得妙。

志凌解释“访”有几个意境：一是拜谒先贤，神交古人；二是瞻仰碑碣。我们与古人虽素未谋面，但可以通过“访碑去”，在书法、文章、金石之气上，契合先贤，神交古人；那些高僧大德，遗世独立，禅法了得，我们后生晚辈去拜谒，也不枉“访碑去”一场。

到达德旺，进入坝梅村，由梅溪上山，车子盘旋在山道上，远山近景慢慢清晰起来。德旺的山很大，高耸柔和，一座挨着一座，农舍村寨或点缀山腰，或屹立山脚，开门见山，很难看到坝子。

这让我想到我家乡民和的山：与德旺不同，险峻陡峭，穿山过岭，不时能看到大遍坝子。

许是一方山水养一方人，德旺的人与其山一样，恬静温和，循规守礼；民和人也与其山相类，顽强勇敢，不拘礼法。到达坝梅寺时，太阳正盛。

山门处有棵硕大的古银杏树，树后有石阶向寺院伸去，长十五米许，宽三尺五余，石阶保留了坝梅寺当年原貌。树右侧有一栋木房，房前绕过一沟溪流，撩水洗手，清凉爽骨；院里铺着青石板，有老翁正坐在树荫下口纳凉。

我们向老翁打听，坝梅寺还在否。老翁回答60年前已被一场大火烧毁。

再问寺院是否还有碑铭。回说前些年已被人抬走。

我们不免怅然，此行只怕是白走了?在遗址踏勘一番，发现坝梅寺应该分为上下两院，面积颇宏；后山发脉雄厚，两边山势围住寺院，树木郁郁葱葱，翠竹成荫，上院前兀自有几棵古枫耸入天际；地理位置高旷，视野开阔。

前方远山亦呈众星拱北一般，由两边合围过来；望之，又一层层伸展开去。据说坝梅寺当年有口大钟，撞钟时方圆十余里皆可闻之。

宁飞说此地形像一朵莲花——寺院建在莲花座上，望之确有几分相似。小平兄从堪舆角度观测，认为坝梅寺环境优美，建筑可观，是建寺修行好去处。我站在坝梅寺前，望着岁月斑驳的遗址，闭目冥思：巍峨庄严的古刹，香烟缭绕的大殿，以及令人闻之尘劳顿消的钟磬之声，仿佛重现眼前；山静僧闲，隐于林泉，古木幽深，烟霞掩映。

以前寺院，大多建在深山老林，木茂岩寒，白云苍泉，青灯古佛，老僧枯禅，远离人间烟火，那才是参学人真正的去处。

我们回到古银杏树下乘凉，问老翁贵庚高姓时，老翁自述姓周，今年八十有三，年轻时是打“武拿”的，德旺出产玉带石，那时自己开山劈石经营；后来生活困难，遂充做“虎匠”，上山打虎贴家用户。生在山里，砍山烧炭也是常事，一辈子都是这些活路。现在上了年纪，子孙都在外面，自己在坝梅寺看家。

说完，让我们且乘凉，遂尽地主之谊，回屋煮了一壶茶，请我们喝茶解渴。志凌以前在德旺当过副乡长，知道坝梅寺大概，遂问周翁此地是否有一通“松青禅师碑”?

前些年看书，记得碑文采斐然，开头是：禅师松青者，梅院之苦行僧也。结尾一段是：黄鹤不返，杯渡何年，夜月归来，谁曾相识?与其正首邱于歿后，何若营兜窟于生前，将见昇日者，樵夫牧竖，过客游人，亦得向荒烟蔓草间指而叹曰：“此乃青师埋骨处!”则此片碑拳石，不庶几与江上清风，山间明月，共千古也。

此一段可与苏东坡《赤壁赋》相媲美，皆有感叹人生短暂之意，文采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只是湮没乡间，无人问津。碑文后罗列徒侄、侄孙有近九十人，此碑墓塔因是松青禅师生前所造，故碑碣中没有同辈道兄和诸山戒友名字，坝梅寺应有一百多僧人，由此可以蠡测寺院当

年之盛。此次访碑，我便是冲着“松青禅师”碑来的，可惜未能一睹此碑风采，真引为平生憾事。

金宁飞是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，听了此段，感叹道：唉!可惜碑被抬走了，留在原处多好!

“武拿”出身的周翁回答，后面山上“老庵”处还有一些碑，上面有“碑记”。

齐齐眼睛一亮，道：莫道此碑好，更有好碑铭?

志凌也知上面有碑，因时隔多年，想不起路径，遂请周翁带路；周翁应承，转身取了把柴刀，便于上山砍路。

上车，沿山道上去，适逢中午太阳正毒，周翁身上长有疱疹，正发作，头昏眼花的，辨不清山势，车子跑过头了。

周翁对带错路似乎有些愧疚，稍事休息，便白顾往回寻路而去；我们徒步闲聊，往回一箭之地，金宁飞发现一棵硕大肥厚、高尺余的百合，长在山沟前，若是做盆景，是典型的“矮霸”，引得我们侧目。

待得周翁看清路径，我们随之寻路而上，一路伐山而行。

突然，我眼睛一亮，山林里隐约倒伏一碑，大家寻迹而去，清去碑面草絮腐枝，现出“临济宗慈云念禅师”碑铭，右小记为“原命生于乾隆癸未年八月二十二日子时，思南府印(印)江县属官庄生来人民；于道光十四年甲午五月十五日寅时，于铜仁府承恩堂(坝梅寺)因老告终”。碑左列有法徒法孙之名，碑后佛塔已无踪。

取了碑铭照片，我们向更深的山中进发。前行不远，又发现一通倒着的碑，观后是“曹溪宗天恒禅师”碑塔，碑后佛塔已毁；考据碑铭，谓天恒禅师示寂后，弟子如空专程到中华山，请天隐禅师写此塔铭。

天隐禅师是禅机活泼之人，道：“老僧即握笔说道：你在这里讲得一句，便与你塔铭拿去(老僧即握笔示云：尔向这里道得一句，与尔塔铭去)。”

如空作礼道：“请老和尚慈悲(伏乞老和尚慈悲)!”

天隐禅师说：“老僧写出很多修行门径，无量妙义，都是从这笔锋里来，若能向此识得根源去，便能知道世界万象(老僧书示百千法门，无量妙义，一皆从老僧笔锋流出，若能向此识得根源去，方知万象森罗)。”

由是观之，天隐禅师不惟文笔出众，抑且佛法高深，在如空为师父求塔铭时，还不忘开示学人，引发禅机。

天隐禅师真乃妙人也!

碑铭记录天恒禅师“素行清洁，不染六欲之尘；道眼圆明，顿觉一层之路”，住锡梵净山承恩寺，是得道高僧；与天隐禅师各住一山，相距很远，以至于老来生死不知。(尔我隔居三百里，时至存亡两不知)。

接着天隐禅师哀叹一声：“噫!隔山听到优美动听的鹧鸪词旋律，忽然便误调为悲伤的胡笳十八拍了(噫!隔山人听鹧鸪词，调转胡笳十八拍)”。此句表达出天隐禅师对人生无常、悲欢自渡的淡然从容。

文末落款印模“天隐道人”。

志凌有些兴奋，说此碑金石之迹，铮铮有音，书法书丹上乘，石匠刻工虽稍逊，亦属精品。于是斟酌改天再行造访，把碑铭拓下来。

细观之，此碑确非寻常，不惟书法上乘，抑且文章不俗，是我近年探幽访古发现的十分有价值的三通碑。

接着，在周围又发现三通碑，佛塔皆被毁坏。一通碑文字清晰，文采、笔法中平；另两通碑因年代久远，刻工不深，风化严重，难以辨考。

真是说不尽的人事，考不尽的法帖。

书法、文章，坝梅寺老庵当以“天恒禅师”碑为最。

原路下山，行至进山路口处，金宁飞去车上取来锄头，把那颗硕大肥厚的百合挖出，带回做盆景。

此行，虽未拜谒到松青禅师碑碣，却也所得颇丰。

实际上坝梅寺第一手资料，我耕读斋是有的，不过读万卷书，何若行万里路?只有爬山涉水，游历走访，才能真正找到文章中那分风骨。